

官员收到下流短信 县妇联副主席被拘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位于河北省最北端。这里一直民风淳朴,宁静祥和。但2006年国庆节前夕发生的“短信事件”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更在当地广大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事件的处理方式和结果以及当事人的不断申诉,使得事件的影响目前还在发酵着。

县里18位干部接到下流短信 妇联副主席因此被刑拘

2006年9月28日17时42分至17时56分,一条内容下流、矛头指向县人事局局长和副局长并涉及县委县政府的短信,由号码13231482610发出,8名县级领导和包括一些乡镇书记在内的10名科级干部收到了这条侮辱性短信。被侮辱人之一的县劳动人事局局长关利民,虽然未收到短信,但从别人的手机上看到了,于是在第二天即9月29日到县公安局刑警队报案。县公安局经研究后认为该事件已涉嫌构成侮辱罪,决定立案调查。

很快,卡的来源查清了。此卡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司机齐庚伟几天前在御道口乡购买的。据齐庚伟说,在下乡的路上,他姑姑——县妇联副主席齐凤雁打电话给他,让他帮着买张手机卡,以备“十一”旅行用。在到了该乡卫生院后,本单位的两位干部下了车,他就到卫生院对面的

小铺子花50元买了一张卡,回县城的第二天他就把卡给了齐凤雁。因为齐庚伟开的车有明显的标志,当天又在附近吃了饭,所以卖卡的人记得很清楚。

9月30日下午4点多,公安民警将齐庚伟带到公安局。齐庚伟交待了上述情况。

当晚8时许,齐凤雁被传唤到公安局刑警大队。她承认了卡是她的,但否认发了上述信息。对她的其他表述,特别是卡的去向,因为未作笔录,导致公安机关与齐凤雁及其家人说法不一,这也直接影响了县委领导对事情判断乃至事件的走向。

公安局的说法是:齐凤雁当晚承认了卡是她的,但却是别人让她以她的名义购买后又交给了别人,具体是谁她不能说。考虑到齐凤雁是个女同志,情绪又一直很激动,还是副科级干部,办案人员便让其弟把她领回了家。对这样的说法,齐凤雁和她的丈夫王春雨予以否认。他们向有关部门和记者都表示,说这张卡不慎丢失了。鉴于她的供述前后矛盾,案情复杂,10月1日当天便对她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后来又因为有合伙作案的嫌疑,公安局又将拘留期限延长至30日。10月31日,公安局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未予批

准。11月3日,公安局把对齐凤雁的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期限一年。

因“不说实话”被免职 申诉矛头指向县委书记

一位副科级女干部,34天被关在看守所,这样的境遇和经历让齐凤雁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到了很沉重的打击。她向记者表示,公安局对她经常传问审讯,最长的一次四五个小时,有一次,半夜里还对她进行了测谎,长达三个多小时。从看守所出来后,她经常精神恍惚。后来家里人动员她上班,说与同事在一起精神会好一些。这样,她鼓足勇气上了班。上班那天,家里人一直送她到县委大院门口。上班后,她强装笑脸,多数情况下是自己一人呆着。还未等她从这个事件中缓过劲来,又一个打击落到了她的头上。

12月6日,县委常委会议研究讨论决定,免去其县妇联副主席一职,并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了。齐凤雁说,在这之前,妇联主席、组织部门都没有找她谈过。而她的丈夫王春雨通过打听得知,免职理由是“不向组织说实话”。

记者调查得知,县纪委有个书面调查报告,报告说:“齐凤雁身为共产党员、副科级领导干部,涉嫌利用短信侮辱他人,且造成较大影响。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信息是齐凤雁所发,不予立案,但齐凤雁前后所言互相矛盾,不向组织说实话,不具备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要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齐

凤雁、王春雨觉得“忍无可忍”了。一位女同志,在县里能当上副科级干部,那是不容易的。突然职务没了,而且在他们看来是“莫须有”的理由。他们决定讨个说法,于是向省市两级纪委进行申诉,他们申诉的理由是:一是公安局搞有罪推定,而且超期羁押,刑事拘留长达34天;二是县领导干预司法。而且他们的矛头直指县委书记陈志乃。而他们的依据是:在审讯期间,公安局领导多次向他们提起过陈书记。

而据记者了解,县里对这个案件确实很重视。案件由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大队长李国军和刑警大队教导员周剑直接审讯办理,局长李秀春后来也亲自审问了齐庚伟和齐凤雁。

短信案件扑朔迷离 县委书记表明态度

39岁的齐凤雁以前是计划生育局的干部,因为工作表现不错,又有一定文字水平,所以多次受到奖励。2001年调任给一位无党派女性副县长做秘书。2003年提拔为妇联副主席。记者从侧面了解到,机关里的一些干部对她的印象不差。短信中涉及到的女性编办副主任还是她的同学,平时关系还不错。与人事局长更没有什么“过节”。怀疑她发的短信,似乎于理不通。她也向记者表示,信息确实不是她发的,更不清楚短信的内容,那张卡确实丢失了。王春雨也分析道,从短信直接涉及人事局、编办(注:人事局、编

办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领导来看,发短信人的目标和目的是很清楚的,怎么可能是齐凤雁呢?

而另据记者了解,齐凤雁与县委书记陈志乃也没什么冲突。齐凤雁也说,就在陈志乃当县委书记的那一年,她被提拔为妇联副主席。平时与书记接触很少。

在电话中,县委书记陈志乃向记者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2006年)9月30日他在(承德)市里开会。中午,公安局长打电话给他,汇报了一些干部收到下流短信的事情。但他并没收到这条短信,于是就让他其他人转发给他看了看,他很气愤。当天下午回围场后,公安局副局长李国军向他汇报说,已经查到了卡的来历,并已经立案,问他怎么办?他说按程序办。

当天晚上9点多,齐凤雁从公安局打电话给他,说卡是别人让她买的,此事涉及领导和政治斗争,要对他当面说。他告诉齐凤雁有什么话直接对公安局说。在10月8日的县委常委会上,公安局汇报了案情,常委们认为此股歪风邪气不可长,一定要查清楚。

他说,他与齐凤雁也没什么恩怨。非要说有的话,那就是,如果他不同意,齐凤雁得不到提拔,所以不存在打击报复的问题。而且从一开始,也并不知道卡是她的。关于齐凤雁申诉中说他干预司法,他说这更不存在。从立案、审问、变更强制措施,都是公安机关在办。陈志乃还向记者强调,免职不等于撤职,不是纪律处分。

而这样的说法,齐凤雁夫妇并不认同。他们认为既然司法机关没有认定短信是齐凤雁所发,那么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并予以免职就是站不住脚的,是在搞“有罪推定”。

县里的干部和群众对县领导的评价如何呢?记者询问了一些出租车司机和三轮车师傅。他们对县领导的评价还不错,认为县领导干了些实事,官场的风气还算正派。没什么不好的传闻。陈志乃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很坦然。

“短信事件”还在发酵 法律如何面对“短信政治”

“短信事件”已经给围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更给一些人带来了不好的后果。齐凤雁况且不说,直接负责办理此案的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大队长李国军和刑警大队教导员周剑因办案不力而被县委通报批评。

当地有的干部认为,公安机关乃至县委在处理齐凤雁一案上的做法有值得商榷之处。既然走上了司法程序,那么就要严格依法办事,不能靠推定来处理干部。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仍然采取强制措施确有不妥。

而这些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短信大多涉及当地领导层的人事矛盾和对当地党政工作的评价,因而有着很复杂的背景。在通讯发达的今天,如何看待这些信息的性质,如何适用法律手段处理此类案件,也给相关部门出了一个新课题。

据《法制日报》

零距离接触非洲“石器时代的人”

据《每日邮报》21日报道,火堆旁的石头仍是热的,老动物们的骨头和羽毛扔得满地都是,一张野猫皮四肢伸展在阳光下,等待着一点点变干。受惊的黑斑羚和小鹿飞快地穿过矮树丛,五颜六色的鸟儿急忙冲向天空。英国资深记者纳夫塔尔·帕特罗表示:“他们就在附近。但我们必须等,看他们是否会来。他们会决定愿不愿意见我们。”帕特罗所说的“他们”指的是“石器时代的人”——坦桑尼亚的哈扎比部落。这是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部落,有着太多太神奇的故事,但现在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保留着石器时代的传统

经过4天数千英里的长途跋涉——先是乘坐小型飞机、而后改乘陆虎越野,最后步行前进——帕特罗一行知道,一次令人永生难忘的经历正朝着他走来。

突然,几个人影开始在丛林周围活动,唱歌般的声音奔着他们飘过来。就在这里,世界上最后一个不曾被外人“触摸”的荒野——非洲大裂谷南部茂密的丛林,人类第一次在此地出现已经是200多万年前的事情了。只见两个瘦长结实的“代表”朝着他们慢慢地走过来,“代表”的身上穿着兽皮,手中拿着猎箭,箭头显然涂有毒药。他们是哈扎比部落400名幸存者中的两

个,时间好像在他们身上停止了。哈扎比部落是一个由猎人和采集者组成的群体:他们随着季节变化在草原上迁徙,靠捕杀野生动物为生,同时还要经常躲避凶猛的野兽。出生之后,他们就在生与死之间徘徊,大自然的法则是谁都无法回避的。

一生之中,哈扎比人见到其他人类的机会屈指可数。这一次的相逢对他们来说无疑是罕有的。两位代表向帕特罗一行表示问候。他们吹着口哨,嘴里不时发出喀哒声。实际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语言,虽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却能够完整地表达他们的想法。

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做了自我介绍后,纳夫塔尔用他们的“语言”向一个名叫岗加的老者翻译了记者的话。他说:“你是受欢迎的。但请如实告诉你们的人,哈扎比部落的生存现状。告诉外面的世界,我们正在走向死亡。”哈扎比部落是非洲大陆上最后一个猎人兼采集者组成的部落,人数曾一度超过1万。200多万年前,现代人的祖先“智人”第一次在非洲大陆上出现。而人类驯养动物和种植庄稼仅仅是1.2万年前的事情。在此之前,我们都像哈扎比人那样生活着。

但令人类学家和支持地球上幸存的原始部落的人感到沮丧的是,两个富有的阿拉伯王子正与坦桑尼亚政府商议,决定购买哈扎比人的领地,将它变成自己的私人狩猎场。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这不过是一场简单的商业协议,一次猎杀野生动物的机会。但对于仍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哈扎

比人来说,这无疑把他们推向灭亡的边缘。

不知道还有白种人

岗加坐在火堆旁,开始向我们讲述他的经历。他说,除了大象,他猎杀过所有动物,包括凶猛的狮子和豹子在内。“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我才不是一个猎人。醒来的时候,我的全部时间都用在狩猎上。”

对于记者等人来说,他们无疑是一群幸运的西方来客,有机会目睹原始的哈扎比人的生活,和他们一起吃东西,在他们的营地过夜,听他们讲述生存的意义。一个哈扎比人对帕特罗说,他从其他部落的人那里得知,外面的世界正在走向破碎。

帕特罗来的时候,哈扎比部落的妇女和孩子也在附近,他们正在灌木丛林地周围采集野生蔬菜和块茎。看到记者来了,他们放下手中的活,小心翼翼地走过来介绍自己。岗加的小孙子马塔约尤其对我的长相感到奇怪。这个大概3岁的小家伙就是不理解我的皮肤为什么是白色的。他把我的手轻轻地放在自己的手上,小心地搓弄起来,似乎是想把我洗干净,看看黑色的皮肤是否就藏在下面。

马塔约的父亲费利蒙说:“他以为你受伤了,不得不把原来的皮肤剥掉了。他觉得你一定很痛苦。但他不知道你拥有一些和我们不一样的肤色。”在马塔约惊讶之余,其他孩子正在丛林附近玩耍,他们笑着,打闹着。此时,妇女们正在树杈上做饭,为孩子们准备食物。抬头望去,太阳正一点点地滑下地平线,火堆的余烬不时飞进丛林,映衬着孩子们跳

舞的身影。这种场面一定未曾改变过,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每一天都会出现。

没有强奸的概念

一天的狩猎之后,男人们终于可以吃饭了。狩猎时,他们经常披上兽皮,将自己伪装起来,然后静静地等着猎物出现。一旦发现猎物走进,他们便突然跳起来,投出手中的毒箭。有时候,他们也会藏在动物的尸体下面,猛然扑向前来觅食的秃鹰。此外,他们还是高明的“造火者”,用不了30秒时间就能用摩擦两个木片的方式将引火物点燃。他们是自由的,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狩猎大军“出征”后,他们消失个几天时间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余下的工作是由4名妇女完成的,包括准备食物、照看孩子、采集根茎和浆果、搭建和清洗营地、剥猎物的皮。此外,她们必须与有需要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且没有拒绝的权利。这就意味着,这个部落根本没有强奸这个概念。

其中一名妇女说:“吃肉的时候,我们都很快乐。我们是平等的,男人拥有的东西我们也有。他们不能为所欲为,除非获得我们的同意。所有的事情都是平等的,他们是好猎手,我们则负责照看孩子。”

哈扎比部落里没有一个人闲人,所有年龄段的成员都要做出自己的贡献。初学走路的时候,马塔约便要和他的兄弟姐妹在妇女们的带领下学习鉴别植物的种类。10岁的时候,他就要学习如何猎杀小动物,比如说鸟、松鼠和野兔。在一次仪式上,他会获得一个更大的6尺长的弓箭。费利蒙说:“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

人,他必须杀死一只狮子。”

蜂蜜是部落的最爱

雨季来临的时候,哈扎比人就搬进峡谷的洞穴里,这些洞穴为他们遮风挡雨已经有数千年历史了。干旱的季节,他们会每两三周回到营地,除了动物的骨头和羽毛什么也不会留下。

剑桥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伍德伯恩经过30多年的研究发现,哈扎比部落的猎手只有在意外的情况下才会协同作战。为了获得狍肉,不同营地的猎手会联合起来一同猎杀这种凶猛的灵长类动物。

可以说,哈扎比部落的猎手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更多的是单打独斗,除了爬行动物外,绝大多数动物都是他们的猎物。他们尤其喜欢蜂蜜,为了一饱口福,他们敢于与成群的蜜蜂“作战”,成功从猴面包树上的蜂巢里偷走蜂蜜。费利蒙笑着说:“蜜蜂吃我们的血,我们偷它们的蜂蜜,很公平的交换。”

对探索太空迷惑不解

哈扎比人喜欢桃花源般的生活,但他们也会定期与其他部落和造访丛林的游人接触,从游人口中,他们得知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有时候,他们也会用兽皮交换烟草。

听说一艘航天器在执行太空任务时爆炸,岗加显得十分不解——为什么每个人都想上天呢?他说:“如果到了天上,你们会掉在月亮和星星上的。它们太小,根本容不得你们站上去。自从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但我们听说的现代世界却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那里的

人很烦恼,总是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但这种生活不会让人快乐的。我们哈扎比人对生活很满足,我们一直很快乐,尤其是吃肉和蜂蜜的时候。”

哈扎比人信仰什么样的神灵呢?早在一个世纪前,传教士们便试图将基督教引入这个部落,但最终都失败了。哈扎比人有他们自己的神——黑皮肤的海恩。他们相信是海恩创造了万物。费利蒙说:“我们的神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们的人不会死。他们会从遥远的地方回来。哈扎比人不能做坏事,否则的话,海恩会发怒的。”

走向消亡 部落很无奈

随着旅游观光的一步步深入,外部世界的很多东西出现在哈扎比人的生活中,很多人染上了喝酒、吸毒的恶习,但这并不是岗加想过的生活。吃完晚饭后,老人吸起了烟。他说:“我们生活得很快乐。我们希望得到的一切就是平静地生活,猎杀动物获得食物。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发生争斗,只希望在自己的土地上平平安安地生活。但我们的声音将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告诉外面的人,我们正走向灭亡。告诉他们,我们希望活下去。”

如果不能获得任何帮助,在不远的将来,哈扎比人的身影便会在丛林中消失。在非洲的深夜,马塔约和他的兄弟姐妹可能是最后几个围着火堆跳舞的哈扎比小孩。很快,他们便化作灵魂回到海恩身边。他们的土地则被无情地践踏,不再有毒箭,更不再有原始的猎人,取而代之的是将是阿拉伯人的枪声。对于整个人类世界来说,这是一种悲哀。 杨向